中国改革报 CHINA REFORM DAILY
2020.05.13 星期三
本版编辑：任丽梅 Email：crdzbs@163.com 热线：(010)56805043

“七迁”出深山

贵州瑶乡之变浓缩极贫地区脱贫攻坚艰苦卓越奋斗史

□ 段羡菊 齐 健 崔晓强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瑶山瑶族乡所居住的瑶山，是贵州历史上最穷的“三山”地区之一。这个有着苦难迁徙传统的直过民族，历史上一直为躲避战乱，不断迁往深山；如今，向着美好生活，他们不断迁离深山。

39岁的何国强个头不高，2018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来到荔波县城的兴旺社区。他家墙上相框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黑油毡布覆顶的小破木房；一张是崭新、绿化的电梯小区。他说：“现在房子比过去好1000倍，生活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何国强家所经历的，是1949年以来瑶山有组织的第七次搬迁、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六次搬迁。跨越时空的“七迁”，浓缩了极贫地区脱贫攻坚的卓绝与成就。2020年3月，瑶山瑶族乡退出贫困乡，追上了全国的步伐。

“七迁”
走出贫困笼罩的大山

瑶山瑶族属白裤瑶支系，迁徙并栖居于荔波县南部的高寒山区。大山里缺田、缺水、缺粮，长期以来，他们生存方式原始，以刀耕火种兼狩猎为生，一地种上两三年，剥尽地力后又搬家开荒，又称“过山瑶”。

1955年，部分村民走出深山，搬到山下的拉片村。

出生于1981年的何国强，因家贫小学辍学。入住小破木房之前，还在低矮茅草房里住了十几年。“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床，一家人挤在草窝和木板上睡。”

他的经历，印证了荔波县志记载的新华社记者1980年到瑶山公社调研时反映的情况：公社连续3年人均收入在40元以下，由于粮食不足，不少人长期吃芭蕉芋；全公社304户，只有14户是瓦房，其余都是茅草房；87%的人是文盲，没有一个大中专生……

改革开放后瑶山乡第一任乡长谢家宝回忆，上级重视这里的贫困情况，乡里的公粮和电费被免了五年，瑶山小学学生“免教育费、免学杂费”。

然而，土地稀缺、交通困难等问题，还是扼住了村民命运的咽喉。1996年，瑶山第二次搬迁，30户村民搬到玉屏街道水甫瑶寨。“搬下去，有房住，分土地。”

1998年，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启动之后，70户村民从瑶山搬到土地较为丰富的水尧乡水瑶新村，经历第三次搬迁。

此后，贵州在瑶山先后实施开发式扶贫和两次生态移民工程，第四批30户、第五批150户、第六批315户，从深山迁入拉片，住进了两层楼房。

进入精准扶贫期后，为了彻底改变贫困村民的生存环境，斩断“穷根”，2017年~2019年，瑶山迎来史上力度最大的搬迁。政府总投入6000余万元，安排居住在深山里的最后246户1045名瑶族同胞当中的206户住进县城的兴旺社区，40户安置在小七孔景区门口的梦柳小镇。

与过去相比，第七次搬迁具备鲜明特点：方式由部分搬迁变为整体搬迁；搬迁主要目的地，由山下的乡村变为县城，246户移民和其他乡镇移民，搬进了县城基础设施配套最完善的社区。

出山
历经艰苦卓绝的探索

酒壶、猎枪、鸟笼，是瑶族男人酷爱的“三件宝”。搬到县城快两年，何国强虽没有碰过“三件宝”，每天却精神焕发。当新华社记者到访他家时，孩子们正安静认真地上网课。墙上贴着很多孩子获得的奖状。“我吃尽没文化的苦，现在梦想就是让孩子们读好书。”

搬迁前，深山村民对外面世界心怀恐惧。“一开始做搬迁动员，有的寨子的人全躲起来关门不见。”派驻到兴旺社区做移民工作的瑶山乡干部何春柳回忆，工作队反复上门，耐心说明，争取他们理解。

在兴旺社区，每个乡镇都要派一个干部跟踪服务移民，瑶山乡派了三个。对一些不识字的瑶山移民，教他们记楼栋房号的办法，“7像镰刀，11像筷子”；带他们“县城一日游”，熟悉超市、菜场、医院、学校、广场的位置。

进城不久，何国强打消了顾虑。何春柳东奔西跑，不仅帮他联系去工地做工，还给他妻子黎美丽介绍了养老院的工作。“第一次带黎美丽去找工作，跟着我身后的她，紧紧抓着我的衣角不放。”何春柳说，她后来做护工跟人打交道多了，大方、自信了。

目光明亮、风风火火的何春柳，是一位布依族青年女性。在移民眼中，她就像随时排忧解难的“110”。她打开微信里的“瑶山移民就业服务群”，告诉记者：“这个群有357人，从2月底以来一直发布招工信息，对受疫情影响的困难户，我们采取一户一个就业帮扶办法。”

一代一代的基层干部接力，为“七迁”付出了汗水、辛苦乃至生命。搬到水瑶新村，一开始移民和周边的布依族村民有一些矛盾，县里抽调布依族干部覃红建任新村支书。开荒之初食物不够，覃红建开车拉自家的粮食发给村民；奉献19年，直到2018年8月因胃癌去世。

就在覃红建去世那年年底，村民人均年收入达6545元，顺利脱贫摘帽。移民们以瑶族最高礼节为他敲响铜鼓，鼓声经久回荡不息。

多次搬迁过程中的瑶山人，还接收到全国各地的真情爱心。王陆保是瑶山瑶族乡现任乡长，也是全乡第一个大学生。到今天瑶山已经有30多个大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100%。“高中阶段资助我的是一位深圳的老师，叫陈朝萌，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名字。”他说。

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工作的陈老师至今保留着十多年前王陆保寄来的12封信。“物质上的帮扶解决了少年时的困难，精神上的鼓励温暖我一生。”王陆保心怀感激。

奋斗
向着自力更生的方向

沧桑“七迁”，书就了一部瑶乡人与贫困战斗的史诗。每一次迁徙的章节，都留下了他们艰辛奋斗的故事。

水瑶新村的稻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却无法满足对增收的向往。“有一天，覃书记对我说，光有粮食吃还是不够，必须外出打工，金山，你年轻，你带个头吧。”2004年，时任村委会副主任、32岁的谢金山踏上旅途。

从广东到浙江，谢金山由搬运工、泥水工干起，四年后，在浙江义乌一家工厂上班，勤劳、正直的他获得了老板信任。“他说要是你们老家有像你这样肯干的人，都可以带过来。”谢金山欣喜若狂，一夜无眠。2008年，他带领40多个村民进厂。

喝醉酒晚上在外躺一觉，这是过去在瑶山经常可见、当地名为“滚地龙”的陋习。如今，这种现象在搬迁进城后的兴旺社区几乎看不到了。“融入新社区，他们的生活习惯、精神风貌都在变。”何春柳说，进城的移民除了进厂、入店、到工地务工，有的还转包了城郊附近的农地开展种养。

移民罗教金在承包的15亩蜜柚地里发展林下养鸡。“未来要靠自己奋斗，对城里生活，我的信心不断增强。”17岁的罗小心在荔波职中读酒店管理，搬迁进城的父母身体不好，他到县城酒店兼职，利用业余时间打工补贴家用。

开枝散叶、走出去的瑶乡人在外面打拼，生生不息；而留在瑶乡、历次搬迁聚集移民最多的拉片村，发展方兴未艾。懂蒙瑶寨的村民集体搬迁后，寨子作为传统村落保护下来发展旅游，创造了不少就业、增收机会。

30岁的青年谢金成外出打工几年后，2018年回乡牵头开办了“瑶绣坊”农民专业合作社。虽遇到资金、销路、产品设计等问题，但倔强的他并不气馁。“创业的信心来源于我们的民族特色，穿着白裤瑶服装走在外面的街上，总有很高的回头率。”他觉得创业的价值还在于，“虽然我们走出深山，但不能忘记自己的根。”

何春柳表示，迁入县城过春节时，有的人仍然按照敬奉自然神力的传统在家门口放鸡毛、野草。“何国强对他们说，不是挂几棵草、几根鸡毛，生活就能发生改变。鬼神靠不住，靠得住的是我们的国家、是自己的双手。”

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脱贫后的新生活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曾经山高路远，交通闭塞，人均耕地面积少，是典型的苗族贫困村。2016年，十八洞村迎来整村脱贫，村里的建档立卡户，纷纷迎来脱贫后的幸福新生活。图为苗绣特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在绣苗绣。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吕梁山上的“彩虹”

返乡女青年刘彩红带领乡亲们在荒山上种花椒树，成片花椒树寄托脱贫希望

□ 孙亮全

在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前山乡不远处，黄河奋力甩出一个“U”形湾，就在河岸绝壁边的大片荒山上，返乡女青年刘彩红和乡亲们一道，编织着如彩虹般绚丽的脱贫致富梦想。

因放心不下山坡上的花椒树，刘彩红在3月初就着急从太原的家里跑回石楼的山里。“春天山里下了场大雪，冻死了花骨朵，核桃树受了损失，我担心我的花椒。”刘彩红对前不久的那场倒春寒仍心有余悸，好在黄河岸边相对暖和，花椒并未受太大影响。

西临黄河的石楼县是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困中之困”，工业基础近乎为零，吕梁山上成片的枣树也难给百姓带来稳定收入，尤其是近年品种老化、市场下行，红枣卖价还赶不上人工成本。前山乡的乡亲们说，是刘彩红这个“疯女人”让荒山长出了希望。

刘彩红本是逃离大山的“成功模范”。初中毕业后，家住前山乡贺家洼村的刘彩红离开山村，去了省城太原。干过保姆、摆过地摊，后来靠着服装生意在太原立足。手里有了几家店的刘彩红，十年前就把全家人都接到了城里。

过上了吃喝不愁的好日子，刘彩红反倒觉得生活没了意义。2016年，她无意中参加了一个吕梁市引才回乡恳谈会，这才知道各级政府正在号召人才回乡。

思前想后，刘彩红动了回乡发展的念头。

这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连村里老百姓都说，咱一辈子没在山上挣到过钱，你行？丈夫李原说，石楼的条件太差，回村的路，车轮子轧上，石头裹着土乱滚。

刘彩红还是回去了。考察了许久，刘彩红决定种花椒。她还记得小时候姥姥家的二十几棵花椒树产出了全家人吃的花椒，还能换回钱。

在村里流转了350亩山坡地，挂牌成立了“黄河兴农合作社”，刘彩红又住回了老家荒废十年、虫子满地爬的三眼窑洞。

回到山里的头一年，刘彩红按学来的方法“大苗栽水地、小苗栽旱地”，结果小苗全军覆没。第二年，刘彩红全部补种了大树苗，谁知道当年秋雨多，来年春天，补种的树苗根都烂了。第三年，汲取了前两年的教训，刘彩红直接栽种带土球的树苗，成活率终于到了九成。

这3年陆续投进去300多万元，基本上掏光了刘彩红的家底。“除了土地流转费用，除草、浇水、维护这些工作全由当地百姓做，都得花钱。”刘彩红说，“咀头、贺家洼两个村有百十号留守百姓，每年给他们发人工费就得几十万元。”

村里人挣钱挣得不好意思，说：“娃娃，我们挣你的钱都怂了，你花钱不怂？”

好在刘彩红种下的花椒树活了。第一年成活的5000株花椒树，在2019年有了收成。

“现在花椒价格好，盛果期亩产200多斤，能卖近万元。”刘彩红说，她带动了38个贫困户。其中，64岁的曹海燕承包着10亩花椒的栽种和管护，每年跟着干5个月，能挣1万多元钱。

在刘彩红的示范带动下，前山乡去年种了1万亩花椒。

刘彩红又注册了公司，建了育苗基地。如今在团中央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她正在到处找专家，准备开发几款附加值高的花椒高科技保健养生产品。

立夏过后，吕梁山迎来一场好雨，成片的花椒树愈显翠绿，黄土地上萌发着新的希望。

相关资讯

四川最大搬迁安置点正式启用入住

本报讯 5月10日~14日，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安置点开始正式搬迁入住，该安置点将安置3900余户1.8万余人，涉及28个乡镇92个行政村，这也是四川全省规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据昭觉县委副书记陈松柏介绍，上月底安置点进行了为期3天的抽签分房仪式，依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3914户贫困群众分到了自家的新房。安置点打造开放式街区，房屋主体设计主要采用了现代元素与民族风貌相结合的方式，道路、绿化等配套一应俱全。在设计和规划上也充分考虑了搬迁群众就医、子女就学、文化活动等需求，安置点附近正在建设7所学校、扩建3所医院。

据悉，昭觉县“悬崖村”——阿土列尔村也将有84户村民搬迁到安置点。这个“悬崖村”因村民进出村庄需攀爬陡峭的悬崖而备受关注。为缓解村民出行难、出行险问题，凉山州县两级统筹投入资金实施“钢管天梯”工程，新建了由2500余根钢管构成的“钢梯路”。即便这样，搬出大山住进县城，依然是不少村民的愿望。按照搬迁入住计划，“悬崖村”这84户村民将在5月14日搬入县城安置点。

据了解，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安置点搬迁入住将持续至5月14日。搬迁完成后，昭觉县将及时启动旧房拆除及复垦复绿，预计6月底前完成。此外，昭觉县还将建立县级领导包点、县级部门包楼栋、干部职工包户工作机制，帮助引导搬迁群众尽快适应新的居住环境，移风易俗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陈 地）

山西26条措施持续扶持搬迁农民发展

本报讯 为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和搬迁群众后续帮扶力度，山西省近日推出26条措施，多措并举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山西省扶贫办副主任张玉宏表示，新出台的《2020年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今后山西将通过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安置区产业培育和就业帮扶、加大生态扶贫力度促进搬迁群众增收、加强安置区社区管理、全力保障搬迁群众合法权益、加大后续扶持投入力度等措施，确保如期打赢易地扶贫搬迁收官战。

其中，城镇安置区以就业安置为主，推动安置区配套产业园区建设和项目落地，推动扶贫车间投产达效，开发公共管理服务岗位和公益性岗位兜底就业，并预留安置区场地扶持创业。对于农村安置区，要引导农产品加工产能向安置区周边集聚，鼓励农村安置区农产品加工企业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贷款贴息、项目投资奖补等政策，解决融资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此外，为千方百计增加搬迁群众收入，山西将继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支持易地扶贫搬迁相关政策。2020年后，允许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内流转。

据悉，截至目前，山西省“十三五”规划建设的1502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全部竣工，36.2万贫困人口、11万同步搬迁人口搬迁任务基本完成。

（王飞航）

云南150万人实现“挪穷窝”

本报讯 统计显示，脱贫攻坚开展以来，云南省已累计实现95%的贫困人口脱贫、95%的贫困村出列、90%的贫困县摘帽，150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挪穷窝”“斩穷根”。

据介绍，云南已基本完成“两不愁三保障”硬任务，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去年以来，云南统筹整合省级以上财政涉农资金482.5亿元，50%以上投向深度贫困县，控辍保学成效显著，基本医疗保障持续全覆盖，存量危房全面清零，饮水安全问题有效解决。

此外，产业扶贫覆盖169万贫困人口，新增生态护林员8.8万人，科技扶贫取得新成效。中央定点扶贫单位和上海市、广东省在项目资金投入、产业就业扶贫、智力人才帮扶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帮扶成效更加凸显。

接下来，云南将紧盯“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等突出问题开展大排查，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剩余9个贫困县、429个贫困村、44.2万贫困人口今年上半年达到脱贫退出标准。对已脱贫摘帽的县，将继续健全监测和帮扶机制。 （林碧锋 严 勇）

广西21个县区退出贫困县序列

本报讯 5月9日，广西21个县（市、区）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广西目前还剩8个贫困县未摘帽。

据了解，此次批准退出的贫困县（市、区）分别为马山县、上林县、隆安县、融安县、灌阳县、藤县、桂平市、博白县、凌云县、靖西市、田林县、德保县、昭平县、钟山县、贺州市平桂区、东兰县、凤山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忻城县、天等县。

据悉，下一步，广西将督促退出县做好评估期间反馈问题整改，提前谋划今年8个深度贫困县摘帽工作，对未摘帽贫困县实施挂牌督战。同时，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保持对已脱贫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相关政策稳定，指导退出县一手抓剩余贫困人口减贫，一手抓已脱贫人口巩固提升。（徐海涛）